

“杨各庄”等地名的地理分布 及其音变的历史意义

陆天桥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 澳大利亚)

The placenames “X Jia Zhuang” (X 家庄) and “X Ge Zhuang” (X 各庄) are frequently found in North China and some parts of East China. The occurrence percentage of “X Ge Zhuang” increases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of this area, forming a geographical continuum of sound change. The phenomen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eaker influence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from the north, which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placename of “家” (i. e. the present “各”) to keep its ancient Chinese velar plosive [k -] and therefore run counter to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of “家”. This resulted in the shif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家” to “各”. The salient district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indicates that the force of the sound change from velar plosive initial before a high front vowel in the northern dialects to a alveolar affricate comes from outside influence rather than internal change.

Key words: Place name History sound change

内容提要 华北地区及华东地区地名中多见“X 各庄”和“X 家庄”。该地区中,从西北部到东南部,“X 各庄”的比例逐渐增多,而“X 家庄”的比例逐渐减少,形成了一个语音渐变的地理连续体。这种特殊现象的形成是由于该地区西北部较频繁地受到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影响,而相对来说,东南部则较少受到这种影响。地名中的“各”仍然保留了中古汉语“家”的舌根音塞音声母[k -]。这种明显的地域互补分布表明了北方汉语方言前高元音前面的舌根声母转变为舌面音的力量来自于外部的人文影响,而非内部语言音变。

关键词 地名 历史音变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北方叫“李家庄”、“王家庄”等地的名很多,它们集中在华北地区。另外,叫“李各庄”、“王各庄”等地的名也不少。根据笔者对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中部分地区和华东部分地区的统计,发现叫“X 各庄”和“X 家庄”的地名在华北地区和华东部分地区呈现着一种互补分布的现象。整个趋势是,在这一片地域中,越往南,“X 各庄”越多,反之,“X 家庄”越多;同时,越往东,“X 各庄”也越多,反之,“X 家庄”则越多。与“X 各庄”本身同类

型的还有几个变体,写作“X 戈庄”、“X 格庄”、“X 葛庄”,如“方戈庄”、“黄戈庄”、“孟格庄”、“焦格庄”、“王葛庄”等等。根据这种分布特点,可以认为,“各”是“家”的中古音读音的转写,舌根塞音声母前移变成舌面塞擦音声母。更有趣的是,它形成一个北向南和由西向东的地理渐变连续体。

这个字的历史音变的推动力来自于北部地区,它先进入华北地区,然后向胶东半岛方向发展。5000多年以前,塞外是气候相当温和的地区,

但从5000多年前开始的气候过程导致了年均气温的下降和降水量的减少。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1]。这又直接引起了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和草场的萎缩(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使得北至西伯利亚地区,南至华北地区一带逐水草而居的很多北方游牧民族被迫逐渐趋南而徙,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北方民族对今天长城以南地区的周而复始地侵扰。“东晋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寇边、明末流寇和满清人入关,都是因为满蒙、中原和中亚气候转旱,不得已铤而走险”(蓝勇2005)^[2]。矛盾的频度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了后来各朝代万里长城的修筑。但是,即使有了这个雄伟的人造屏障,后来这几千年中大大小小的冲突和战争还是引起了无数次大小不等的由北至南的移民。这些武力征服虽然没有带来文化上的大规模征服,但是汉民族语言还是受到北方民族的阿尔泰语诸语言(包括后来的蒙古语和满语)的巨大影响,从而使汉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层面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出现了轻重音音位^[3]。由于音节的简化,北方汉语开始出现大量的双音节词并且其第二个音节读轻音,如今天北京话的哥哥、姐姐、眼睛、嘴巴、馒头、包子、问题、棉花、厉害、漂亮、聪明、明白、关系、时候、商量、知道等。这也导致了3个音节的常用词中间的音节往往读作轻音,如今天北京话的韭菜花、雪里红、胳肢窝、礼拜天、电视剧、狗不理、李大伯、王大叔、马大婶、张大姐、李大哥、张大民、李志刚、杨建国、李翠花、王雪梅、李丽萍、马克思、毛泽东、毛主席、蒋介石等,中间音节轻轻一带而过。可以想象,当初华北地区的“李家庄”中的“家”还念舌根塞音声母[k-]时,它也受到了轻重音规律的影响,被轻轻的一带而过,读如ge,比如lǐ ge zhuāng、wáng ge zhuāng。由于地名的稳固性,其音变滞后于其他部分的音变,没有像其他词汇中的“家”字那样变成jiā,后来只好用近似的“各”、“格”、“戈”、“葛”等来标注。由于历史规律性音变和地名语音稳固性之间的矛盾,确实使得今天很多地名变得“不知所云”。

历史音变的力量是巨大的,而地名的稳固性却是惊人的。北方汉语在中古以后,开口二等韵

(如假摄麻韵,蟹摄皆佳韵)前面的溪母,即舌根塞音声母,逐渐地前移,变为舌面前塞擦音,如“家”*[ka]^[4]、“假”*[ka]、“价”*[k'ai]、“招”*[k'ap]、“恰”*[k'əp]等变成了今天的jiā,jiǎ,jià,qiā,qià等。二等韵的“壳”*[k'ək]在今天的北京话中也是ké和qiào两读,说明也在变化中。受到这一音变规律的影响,开口一等韵的“卡”在北京话中也朝两个方向演变,kǎ和qiǎ现在都有人说,说明它正处在转变时期。但是在北京话中,二等韵的“客”*[k'ək]却没有像“招”和“恰”那样发生声母舌位的前移,这可能是受到了“克”*[k'ək]和“刻”*[k'ək]等读音的牵制。然而,“客”字在中古汉语历史音变最前沿的吉林地区的口语中已经读作舌面音qiě,如“男客”读作nánqiě,“女客”读作nǚqiě,“来客了”读作láiqiěle。所以,并非所有开口二等的韵母前面的舌根塞音都发生了迁移。这个音的音变速度与所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大体来说,东北是舌位前移速度最快的地区;华北的这类音大部分已前移为舌面塞擦音,但还有部分仍还在变化之中;而南方的大多数方言仍然保留舌根塞音声母。从各省市地图册中,我们看到有许多地名中的“家”*[ka]字并未产生音变。仍然保留了原来的舌根音,只是它们今天被称作“马各庄”、“黄戈庄”、“郝格庄”、“张葛庄”等等罢了。这些地名应该是标义法和标音法相结合。像“马家庄”才是完全的标义法地名。

“家”字的历史音变方向和轨迹可以从它在现代地名中不同的读法及其它们的分布得到印证。为了取得一个较清晰的“X各庄”和“X家庄”的分布图,我们将带“家”字的地名较集中的省份纳入统计范围。这些省份是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华北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华东地区和华东地区中与华北地区接壤的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这一音变现象,其他诸如“X家店”、“X家窑”、“X家岗”、“X家镇”将包括在统计中。虽然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能获得的各个省市的地图册的版本和出版年份有所差异,对地名的概括和取舍略有不同,统计不可避免地会有所误差,但是就其分布趋势来说,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个一二的。统计中看到,“X各庄”和“X家庄”在所统计的这4个大区的边缘地带没有发现,“X家庄”集中出现在北部,“X各庄”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具体来说,“X各庄”集中在河北省、京津地

区和山东省。

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关的地名中,只有“XX井”和“XX营”,“X村”、“X屯”亦罕见。未发现“X各庄”和“X家庄”^[5]。

在黑龙江省有关地名中,3个音节的“X家屯”有357个,“X家沟”21个,“X家店”55个,“X家窑”33个,“X家岗”23个,“X家镇”27个,“X家X”总共约516个。其他带“家”的有“X家围子”211个,“X家窝棚”153个。其余是2个音节的“X家”,如“汪家”、“黄家”、“葛家”等,有532个。未发现“X各庄”^[6]。

在吉林省,只在公主岭地区发现有“范家屯”和“段家店”。另外,除了“佟家”以外,未发现“X家”、“X屯”等两个音节的地名。亦未发现“X各庄”^[7]。

辽宁省主要是2个音节的的地名“X家”,如“李家”、“王家”等。南边靠近河北省的山海关地区有若干个“X家屯”。未发现“X各庄”^[8]。

河南省主要是双音节地名“X庄”,如“程庄”、“薛庄”、“宋庄”、“史庄”等255个。只发现有极少数的三音节地名“X家庄”,约10个。河南南部的地名中“庄”字几乎消失。全省境内未发现“X各庄”^[9]。

山西省东边发现有“X家庄”5个,西部地区罕见以“家”或“庄”命名的地名。全省境内未发现“X各庄”^[10]。

江苏省叫“X家庄”的很少,发现有5个。苏北地区徐州市地域发现有“姚庄”之类的双音节地名73个。未发现“X各庄”和“X家庄”^[11]。

安徽省北部地区发现类似“邵庄”、“刘庄”等的“X庄”70来个。徽南的黄山市则主要是“X村”,罕见“X庄”。未发现“X家庄”,更未发现“X各庄”^[12]。

河北省、京津地区和在东边接壤的山东省是“X各庄”和“X家庄”的主要分布区。本文所统计的“X家庄”数目包括了“X家营”、“X家村”、“X家楼”、“X家园”、“X家坟”、“X家庙”、“X家沟”、“X家滩”、“X家坞”、“X家屯”、“X家坡”、“X家井”、“X家林”、“X家湾”、“X家洼”、“X家窑”、“X家堡”、“X家铺”、“X家场”、“X家峪”、“X家台”、“X家店”、“X家疃”、“X家桥”、“X家寨”、“X家胡同”等等,用出现频数最多的“X家庄”一以代之;而“X各庄”则包括了“X戈庄”、“X格庄”、“X葛庄”、“X古庄”,也在行文中以“X各庄”代表。

表一// 京津地区“X各庄”和“X家庄”分布图

	X各庄	X家庄	合计	“X各庄”所占百分比
北京	131	159	290	45%
天津	47	85	132	36%

表二// 河北省各地区“X各庄”和“X家庄”分布图

	X各庄	X家庄	合计	“X各庄”所占百分比
廊坊地区	119	233	352	34%
秦皇岛地区	77	180	257	30%
唐山地区	164	389	553	30%
保定地区	66	455	521	13%
衡水地区	9	250	259	3%
沧州地区	7	161	168	4%
邢台地区	1	318	319	0
张家口地区	0	671	671	0
石家庄地区	0	500	500	0
承德地区	0	276	276	0
邯郸地区	0	134	134	0
全省总计	443	3567	4010	11%

北京市“X家胡同”、“X家营”、“X家村”、“X家园”等地名发现有159个;“X各庄”131个^[13]。天津市“X家村”、“X家园”等地名发现85个,“X各庄”47个^[14]。表一所呈现的分布状况表明,“X各庄”的出现次数比“X家庄”要少(表一)。

河北省共发现有“X各庄”和“X家庄”等4010个,其中“X各庄”等443个,“X家庄”等3567个^[15]。“X各庄”和“X家庄”在河北省出现次数非常多,这里也许就是这种地名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也可能同时与河北省制图院所标注的地名资料比其他省份的详细有关)(表二)。

从表二的统计中可以看到河北省北部的承德,西部的张家口,最南部的邢台、石家庄、邯郸地区几乎是清一色的“X家庄”,未发现“X各庄”,中部的保定、衡水、沧州地区也主要以“X家庄”为主,但是开始发现少量的“X各庄”。引人注目的是,东边的廊坊、秦皇岛、唐山地区的“X各庄”所占百分比比别的区域要大得多。原因何在?仔细观察华北地形图,发现这几个地区的北边被燕山山脉以及修筑在其上的长城所阻隔;西边有太行山脉天然屏障;东边是渤海;东南与山东省接壤。“X各庄”百分比也比较高的京津地区恰好也位于

表三// 北京各区县“X各庄”和“X家庄”分布图

	X各庄	X家庄	合计	“X各庄”所占百分比
大兴区	26	6	32	81%
顺义区	19	7	26	73%
朝阳区	17	32	49	35%
通州区	14	5	19	74%
密云县	15	11	26	58%
平谷县	12	14	26	46%
昌平区	10	8	18	56%
房山区	8	4	12	67%
怀柔县	4	3	7	57%
丰台区	3	14	17	18%
门头沟区	2	15	17	12%
海淀区	1	24	25	4%
石景山区	0	3	3	0
延庆县	0	13	13	0
全市总计	131	159	290	45%

华北地区的东部且处在长城的南面、太行山的东边。而看来,地形地貌的阻隔起到了延缓由北至南音变影响的作用。另外,从表三中可看到,北京的“X各庄”出现次数较多的也主要集中在该区域的东部,或者是山区,如朝阳区东部、大兴县、通州区、顺义县、密云县、平谷县等。虽然有不平衡和例外,但这蕴含着一个总的趋势,即平地变得快,山区变得慢。

山东省的“X格庄”和“X家庄”出现频率也是非常高的,总共有1693个^[16]。表四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山东省“X各庄”类型的地名(具体来说主要是“X格庄”和“X戈庄”)的出现频率开始增加并开始高于“X家庄”。

山东省能比较完整的保留前元音韵母前面的舌根塞音声母,这跟当地方言音变的趋势是一致的。如胶东半岛今天仍将见母、溪母、群母声母读做舌根塞音,连本来很容易腭化并转化为舌面音、塞擦音的三等韵字如“奇鸡”在今天都仍然像闽、粤、客家和部分西南官话那样保持着其舌根塞音的特色,读如ki和gi,虽然多数方言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是舌面音并标注为[cʰi]和[ci]。我们所关心的二等韵的“家”的舌根塞音声母在闽、粤、客家方言中得到了保留,在吴、湘、赣方言仅得到了

表四// 山东省各地区“X各庄”和“X家庄”分布图

	X各庄	X家庄	合计	“X各庄”所占百分比
威海市	112	43	155	72%
烟台市	232	77	309	75%
青岛市	243	67	310	78%
潍坊市	133	44	177	75%
日照市	97	67	164	59%
淄博市	45	35	80	56%
莱芜市	12	21	33	36%
枣庄市	23	35	58	40%
东营市	22	57	79	28%
滨州市	21	39	60	35%
济南市	17	55	72	24%
泰安市	15	22	37	41%
济宁市	11	29	40	28%
临沂市	14	34	48	29%
聊城市	9	23	32	28%
德州市	5	15	20	25%
菏泽市	2	17	19	11%
全省总计	1013	680	1693	60%

部分保留,例如,苏州“家”jia或ga,“皆”jia;长沙“家”jia,“皆”gai;南昌“家”jia或ga;“皆”:gai^[17]。前面我们已看到,连三等韵字舌根塞音声母胶东半岛都可以不转变为舌面前塞擦音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二等韵的“家”字仍能在北方方言的胶东地区部分保留着舌根塞音,即在地名中仍然读如“各”了。

另外,在山东省境内,朝东边走,即朝半岛方向走,越往青岛、烟台、威海方向去,“X各庄”的数量越多,虽然不一定东边哪一个市的“X各庄”的比例就一定比西边某一个市的多,但是,这种明显的总体地理性分布趋势反映了历史音变强度的逐渐减弱,即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北方语言的影响递减。在半岛的顶端受到的影响越少。华北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很巧合的是,虽然烟台地区有“郝家庄”和“郝格庄”相距十几公里并存的情况,但是,西边的是“郝家庄”,而东边却是“郝格庄”。还是反映了这种趋势。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黑龙江省大多数地区有大量的“X家庄”类型(包括“李家沟”、“汪

表五// “各”和“家”的地名构词互补分布

	各	家		各	家
庄	+	+	店	-	+
村	-	+	铺	-	+
营	-	+	庙	-	+
胡同	-	+	楼	-	+
堡	-	+	桥	-	+
园	-	+	窑	-	+
寨	-	+	坟	-	+
疃	-	+	井	-	+
屯	-	+	台	-	+
坡	-	+	湾	-	+
场	-	+	洼	-	+
坞	-	+	沟	-	+
峪	-	+	滩	-	+
			林	-	+

家屯”等)的地名,没有“X各庄”类型的地名,还看到了吉林历史音变的超前性(见前面对“客”字的分析),而位于关内的河北省其“X各庄”类型的地名却陡然增多,这种情况似乎表明了其北边受到的音变压力要比南边大得多,速度也快得多。河北省西北面的张家口地区和承德地区几乎没有“X各庄”的踪迹可能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些地名中,“家”字和“各”字呈现一种地名构词法的互补性分布。在统计分析中我们看到,“家”字可以与“村”、“庄”、“营”、“园”等几乎所有有关的字结合,而“各”字(包括“格”、“戈”、“葛”、“古”等字)却只与“庄”字结合。在地图册中只发现有“X家村”、“X家营”,而未发现有*“X各村”、*“X各营”等(表五)。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含有“村”、“营”的地名其出现的时间要晚于以“庄”字命名的地名。可能它们是在“家”读成舌面塞擦音以后才命名的,所以与舌根塞音无缘,即只有“j-村”,而没有“g-村”。可以说“家”和“各”以及“村”和“庄”代表了不同的历史层次的地名词,较早历史层次的“各”只跟较早历史层次的“庄”结合在一起。北方出现的很多以“村”字命名的地名可以看作是受到了南方的影响。以“营”、“堡”、“胡同”等结尾的与战争或其结果有关的地名应该是较为新近的地名。其它的具有非常浓厚的文明或文化色彩的地名,如“店”、“铺”、“庙”、

“楼”、“桥”、“窑”、“坟”、“井”、“台”等,也应该说是较晚才出现的。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地名,如带“湾”、“洼”、“沟”、“滩”、“林”、“坡”、“场”、“坞”、“峪”等的地名,虽然可能比较早,但是也很可能是有人在一处居住后,即有了“庄”以后,有人移居到离人群稍远的地方后庄子里的人才据此取名的。如在村庄远处的山谷里开始只有一家人姓张的人家居住,庄民可能就将此处称为“张家峪”。因为此类情况更多的发生在更晚的时候,所以它们只跟较新的“家”结合,而不跟较早的“家”(即“各”、“格”、“葛”等)结合。如果有例外也应该是极其个别的(表五)。

本文的结论是,地名“李各庄”字为中古“李家庄”读音的转写,普通词汇中的“家”变成舌面塞擦音的方向为由北至南,部分转而由西向东,普通词汇中的“家”其舌根塞音声母转变为舌面塞擦音由由北向南的民族影响过程所引起,而非内部音变。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人民日报》1973年6月19日。

[2]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1月。

[3]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1~181页。

[4]星号后面的语音为构拟的音,用国际音标表示,根据的是王力的拟音系统。

[5]曾冬梅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

[6]哈尔滨地图出版社编制:《黑龙江省地图册》,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年。

[7][8]地质出版社地图编辑室编制:《东北地区分县交通图册》,地质出版社1996年。

[9]毛忠民主编:《河南省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年。

[10]杜秀荣主编:《山西省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

[11]杜怀静主编:《江苏省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

[12]高秀静主编:《安徽省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13]地质出版社地理图书编辑室编:《新北京地图册》,地质出版社2002年。

[14]崔乃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

[15]河北省制图院编制:《河北省地图册》,地质出版社2001年。

[16]尹嘉珉主编:《山东省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17]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26页。